



是我、非我？

藝術家謝里法的 75 回顧

text · photo / 羅苑榆

拜訪 藝術家謝里法老師是在個平常的午后，夏天把車水馬龍的臺中街道蒸出一種期盼的溫熱，那關於美術史的爭論，終於在謝里法老師手中寫就了一部臺灣近代美術「演義」，而他本人的創作回顧展也即將在港區藝術中心展開。對臺灣藝壇來說，這本「變色的年代」不僅重述了前輩們在資源匱乏時期如何養成美術風尚的華路藍縷，也帶領我們回到那情境裡，看畫、讀人、閱史，思辨馬克思主義曾經也能昭昭圖現一個公平美好社會於臺灣的景象。這一次，詩、文、書、畫並著，謝老師於七十五歲後瀟灑轉身，全面性的鋪陳敘事，幽默直率的向讀者說出：「這就是我的、充滿『錯誤』的臺灣美術史小說。」

活的臺灣美術史

時代是藝術的養分，在謝老師的作品中時常可以嗅出1950年代以降，知識分子浸潤於海外新知、科學風氣，充滿創新與實驗思維，同時又被臺灣故里政治事件召喚而出的鄉土、民族意識。他曾著有一部《日據時代臺灣美術運動史》、一部《臺灣美術地方發展史》，開創性的帶起了對臺灣美術與文壇、社會脈動密不可分之連結的討論，指出美術發展與藝術（包含文學）理念在動盪時局和社會運動中，實際上產生了多麼重要的作用。噤聲失語的年代，思想的開創、融會、保存、再創造，這些寶貴的內容與價值，都具體而微的表現在藝術和文字記載之中。不可諱言，謝里法的書寫也有出自於想像和詮釋者，就像他的

藝術作品一樣充滿了個人表述，但是這些對歷史的興趣與省思，確曾因為謝里法本人對時局的直接參與，並且具體表現在他的藝術創作中，顯得格外引人入勝。

不變的動態：當代社會性與共構

以2013年7月即將於臺中市港區藝術中心展出的作品「素食年代—牛的四頁檔案」為例，作品中，謝里法邀集了他的學生共同創作，繪製了幾張不同型態的牛的臉譜並置，語意豐富，充滿普普藝術的趣致。由相關作品的命名、構圖以及解讀，觀賞者可以說出一個自有體會的故事，例如，諷刺性的指出四副牛像代表著某次政治事件中的四巨頭，或許尸位素

餐，或者死而不僵；又或者，從牛的韌性、樸實與草根重新賦予正面解讀，給予一個新的象徵符號，於是，「妳說它是什麼，它就可以是什麼」，不具有年齡、性別的界限。再以他的名作「垃圾美學」為例，如果說「開放性與實驗性」是謝理法在創作歷程中與當代潮流不變的呼應與互動，那麼「社會性與諷刺性」就是在個人歷程與大時代歷史發展裡，相互構成而有的色彩。把垃圾當崇拜審美對象，甚至加上漂亮的展示設備供人欣賞，這些十分具有諷刺意味的「隱語」，都透過他在創作中題材的選擇和表現，對觀賞者提出了一個饒富興味的「問號」。至於「山上一棵樹」、「借力空間」這類理念傳達強烈的作品，也都具有一種不被時代淘汰的「共構」、「表演」特質，是從藝術學院的門牆裡走出，反身，除了這道高牆的界

■ 謝里法每天仍會抽出一段時間創作。



謝里法

知名藝術家，五月畫會成員。1938年出生於臺北市，1955年考進臺灣省立師範學院藝術系（現國立臺灣師範大學），1964年至法國進修。作品曾於巴黎市立美術館、邁阿密現代美術館等地展出，作品蒙紐約現代美術館收藏。著有《臺灣出土人物誌》、《日據時代臺灣美術運動史》、《紫色大稻埕》、《變色的年代》等書。

線，以實作和參與向普羅大眾張開懷抱（當然，觀念和藝術表現的本質仍在這動態作品中起著帶領作用）。

所有這一切都是「我」

在謝里法老師的作品和談話中，不斷透露出一種將藝術作為「動態的敘事載體」之印象，例如，取得其他藝術家的作品與認可，消除原型後予以再製，甚且廣邀其他創作者的共同再造；或者提供命題，作為召集人，共構出一樁具有「事件」意義的作品；或者加入聲音，如水滴、聲線，營造出一種特有情境，被聽也同時被看見。凡此在所設定創作時間中的一切過程，「創造」和隨機「發生」，都是作品的一部分，也就是說，都是「我」（創作者們）的作品。如果放



■ 《複製的年代》2007-2010/ 壓克力 /100F×3(上圖)
 ■ 《三代牛同堂》2010/ 壓克力 /100F×3。(下圖)

大到藝術家人生歷程的觀照，那麼，生命即是創作，所有作品及其延續都是我（我們）的創作，從藝術品收藏這件事來看，則所有的收藏就是我的敘事，也是一件作品，因為那代表著「我」的喜好、鑑賞、遭遇，是「我」之歷史的一部分。這似乎最終將推向與宗教情懷相映的境地，「我」就是美、存在、無限的一種形式，是一種藝術的「自我完成」。

75歲的謝里法，一位橫跨藝術創作、藝術理論、美術教材教法、美術史研究、美術史編纂，同時能詩能文的多領域創作者，選擇用小說和繪畫這種堪稱

溫和的表現形式，不斷記錄著自己走過的歷史、見證過的政治故事。

這一輩藝術家彷彿都具有一種特殊的使命感，一方面延續其所代表的社會運動浪潮，一方面用生命的色彩記史，透過創作，再現那特別的年代裡曾經熱衷實現的美好。所有創作者手中青春的形象、理想國的隱喻、腐朽臉譜或垃圾神話的諷刺，在在向我們揭示，一個藝術的「大我」生命與「小我」的同時完成，是如何創造的，既隱於色彩符號之下，又顯於公眾社會之中。END